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二百四

明 叙南張 式著

隱佚列傳總論

國朝隱佚諸傳多入顧瑛倪瓚夫顧瑛豪士為北地素封倪瓚富比王侯雲林秘閣華美珍重外國使臣不敢仰視瞻拜而去以此二人而為隱佚則石崇比肩王愷接踵矣故知隱佚者固非富貴惡俗人所能承受亦非富貴風雅人所能竊取也余徧搜山林

布之士得若干人又皆詩文書畫皆足以自見於世
蓋世不見用故隱而為佚人是皆不當遺佚之人因
其隱而佚之非佚而後隱者也故曰隱佚

陶宗儀字九成黃巖人元時舉進士一不中即棄去
學古無所不窺遇人無險夷倭直一接以誠平居寡
言茂至於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明初徵
聘不出藝圃一區果蔬菹度給賓祭餘悉種菊栽
接溉壅身自為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為詩撫

掌大噓人皆莫測也。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傳者有說
鄒百卷。鞍耕錄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
卷。

徐勣字方舟。嚴州桐廬人也。幼為游俠。好馳馬。試劍
善毬。踰之戲。視拘儒法度士如無物。已而幡然悔從
師。受章句為進士業。成又悔曰。人生貴適意。即如
豪書蟬出入故紙中。胡為哉。於是習為古詩歌。以自
暢。取睦詩人。唐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高

師魯滕元秀詩輯之號睦州詩派以為矜式久之出
游江漢淮湘間結交半天下江湘行省叅政蘇天爵
慰薦之使出仕舫笑曰吾詩人耳其可以章紱縻耶
竟避去築室江臯浩吟於雲烟出沒間天大雪獨泛
舟釣江天中終日不反自號曰滄江散人元季兵亂
益韜不出高皇帝定金陵劉基應聘起舟沂桐江
而西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立江濱笑之曰御何行
寧不媿桐江水耶基延入舟同聘者皆故與舫善競

謹譟各取其利服之欲載之上點舫覺之而遁基
却舫以隱故自高數款挽致之舫愈自匿人莫知其
踪跡而終舫平居喜怒不形無急步無疾呼靜對山
水吟咏終日性尚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亂
舫衣食之樂病瘞死居久之勿懈事平具巨舟載還
其家所著書有瑤林滄江二集

王冕字元章諸暨人少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
聽諸生誦書輒忘其牛父怒鞭之復如初母曰兒癡

如此何不聽所為。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執冊坐佛膝上。映長明燈朗讀。至旦安陽韓性錄為弟子。遂成通儒。性卒。門人奉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里。冕置白牛車。駕母被古冠服從之。小兒遮道訕笑。作小樓居止。必其意中人。乃許。登元末。屢應進士舉。不中。棄之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即呼酒慷慨。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

曰天地間合成白玉使人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
如蓑穿曳地袍翻行兩袂軒翥人皆笑斥為狂奴
北游元都元秘書卿薦以館職冕曰公愚人哉不滿
十年此中狐兔游奕歸携妻孥隱九里山種梅千樹
題其居曰梅花屋做周禮著書一卷秘而誦之撫卷
曰即未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不難也高帝既取婺
遣胡大海攻越屯兵九里居人奔竄冕獨不動兵執
之曰我能為若帥出奇計乃與俱見告大海以攻城

之策。高帝聞其人，召與語良久，悅，真幕府。授諮議
參軍。一夕卒。

吳徹，崇仁人家，貧落魄，好奇節。陳友諒得之，以為賓
師。鄱湖之戰，遣徹間行覘我，有縛以獻者。高帝素
聞徹名，釋其縛，使題天關百馬圖。徹應聲上詩曰：問
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畫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
當頭一箇是龍媒。高帝奇之，度其不為我用，乃刺
說諸秀才四字於面，遣之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面

如此可為賓師。徹遂亡去。及諒死，陳理奔還武昌。高帝忿其城久不得下，將屠之。忽，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來見。高帝召入，與語良久，命題《西山夜雨》詩。復進詩曰：「莫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高帝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而武昌得徹乃更生。高帝即位，物色之，不得。永樂間，忽歸，面色瑩然。後出游，縉紳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識。聖祖是則，增所不及也。

孫一元字太白云關中人或曰其母倡也幸秦王而
生秦王不敢予之或云安化王府中諸王孫東駿入
太白山嚼草木居息大崖下時有所得赤脚散髮走
山最高峰持古松根扣奇石為歌曰食蘭桂兮薜
荔衣卧虎豹兮從蜺螭笑蒼雲兮胡不歸又歌曰悲
萬後兮焉終乘元氣兮游無窮聊歸來兮山中自號
太白山人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迤嵩山凌汴
謁闕里止鄒魯之郊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袷

混游貴賤常以錢苗鶴瓢自隨憤激悲訝使仰千載
思古豪傑不得一當素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
人憐初譚導引人疑其仙晚居湖州乃復婚娶與尚
書劉麟舉人施侃山人吳琬陸崑結社號苕溪五隱
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山人在吳時費文憲罷相
歸訪之值其晝寢山人故仆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
山人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
碧雲起遂接赤城大竒大竒文憲出謂馭者曰吾一

生未嘗見此人

陳海雍清江人號龍潭老人潛心古學與吳康齋相
友善離落蓬門無人知識白沙陳獻章嘗以周易疑
我質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白沙如其
言往謁適老人雨中蓑笠犁田乃延至家與之對榻
信宿辨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兒輩曰吳康
齋非愛我者

李友號岫嶠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下岫嶠山房山

房數楹，盡架迴谿，絕壑之上，谿聲淙淙，出閣下，古木
蒼翳，大有幽致。山人居此，了然一身，好詩與天池徐
渭友善，客至，則呼僮駕小舟，盪漿於六橋西冷間，散
髮箕踞，澹然嘯歌。自礪石為精礦，死則瘞於山房之
側，所著有岫嵒山人集四卷。

宋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性嗜酒，家貧不能長得
酒，則時發憤讀古人書，見前世結纓射書擊筑棄印
諸賢豪，急難奇節，未嘗不慷慨悲譎泣數行下也。始

慕俠能挽韁馳騎間出其餘智為小詩輒自喜不以
示人又稍通繪事師江夏吳偉鄰之父有頤而鬚
者戲為之貌絕肖父因初習此可生業何乃日沉酣
里中也傲然不應以是里中目為狂生亡所知者年
三十一歲間妻子女五人相繼死仰天嘆曰吐嗟天
乎將驅我於埃壘之外乎遂屏家於其兄而自囊書
遠游至博陵有故所善客餼之塾舍二年默不
自得竟謝去之京師日跨一蹇驢行長安道中挾

刺無遇。又去之勃海。入兗州。登嶧山。觀秦皇帝遺碑。
還居長白山。一蕭寺。出囊中故所貯。漢魏盛唐名家
詩。開闕揣摩。如是者三年。遂大放厥詞。而於五言尤
工。又去而浮淮海。渡揚子江。登北固山。以望金陵鍾
山。紫氣過雲陽。匍伏延_休率于祠下。涉吳會。訪錢唐天
竺靈隱諸峯。已復走徐青。歸新河。數日又去。出居庸。
循大行而西。窮關快澤。潞諸邊塞。其在井陘。常居龍
窩寺。瓶粟罄矣。寺僧厭苦之。曰。僧毋窘我。繪小圖。

持至市中當得粟已而果鬻粟五升伺粟不盡不更
繪而市人爭欲得其繪則日擔粟詣寺門相賂乃避
至城外一山樓；依岨陡絕樵蘇所不至山鬼晝出
侮人春坐卧其中第繡華嚴經數卷足不履戶外者
累月山中人疑為逋客將逐之而春遂遊太原太原
之逆旅人以生衣垢敝不為禮舍旁賈欲覓詩為其
長者壽春與之覓書又與之賈大喜更製鮮好衣；
春受之而授其逆旅人仍自衣垢敝者由棧道復

入西川游峨眉山。邈已下荆鄂。將達於潯陽。返於黃
迂雲夢而北。陟大梁。偶憩釣州酒肆。而釣州有竟中
丞者。得其所題酒肆絕句。強致之家。留數月。復自宛
涉襄。過京山。所跨驢蹶於唐氏之淖。傾其書。曝之。衢
唐氏異春所為。要與之飲食。遂主唐氏一歲。而行唐
氏為刻其詩。傳荆郢間。更贈以二童子。命其名曰丹
砂白石。挾二童子。轉江陵。登王餐樓。讀其賦。感昔賢
流寓地。有終焉之志。前常至江陵。居城西開元觀。故

遼王奇其詩召見便致語不合一夕遁去。數年復
來春老矣乃依其兄子采鯨畔天鵝池之石田歲獲
菽十斛以其半易米雜菽炊日度一餐稍羨則盡以
給酒費晝夜哦詩不絕口。是時徐人吳學謨為荊州
守聞春高自往物色之春始匿不見至再始見明日
戴紫幘冠衣皂緇衣報謁踞太守上座太守侍人竊
竊私語曰春頗妄亡知太守奈何輕威也久之往來
解中而太守察吏逢太守意皆浮慕春為謬恭延致

之春揣其意無寔終不肯往太守為春校室城中從
天池從之居約以他日見訪是日太守偶先有所往
經其門而遲及之春恚曰是給我也比臨其室春已
鍵扉卧不內太守太守令人穴其垣入見春方科跣
席一葉僵偃壁下太守笑曰若欲為龐萌邪瑯琊人
將捕汝矣春起謝曰室無几榻難淹尊官耳因索酒
飲之薄暮而去後數年太守坐廢家居春在江陵念
太守憔悴欲從之游而貧不能束裝乃詭為羽人裝

手持一鉢，裹飯，敗袖行乞于途。自江陵，瘵足數千里，走海上海上人，以為太守客遠來，爭勞苦之。持河豚酒享春，一爵而盡。明日見持河豚人，不為謝，亦不知為誰。而海上主帥郭某者，亦以太守故，遣人遺之金為春壽。春揮之曰：將軍以貧士為金游，邪？東海君笑我矣。時太守欲買田家春於海上，而無其性，齟齬不能諧。時俗人不復強也。居三月，別歸江陵。春歸太守，囑之曰：江陵難將作矣。蓋定計審處之，春領之而

去後二年遼王果坐不法廢容遼王者亡一人得脫
而春以獨介故嘗及於難後游石首為少年所窘辱
發憤去囚童髮為顛陀不知所之

吳孺子字少君蘭谿人家故饒貲中歲妻子死盡棄
其產購古法書名畫遊江湖間僻好山水遇一水一
石有奇致坐對累日不肯去性最巧所規制必精絕
搜抉珍怪陵斷谿絕壑以必致為快遊廬蕩絕糧取
啖蘆葍四十日不返踰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

豹製為曲杓可憑而寐以數縑市一大瓢摩挲鑿錫

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者累

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

竈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異翰葉為齋羹語

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飽逾梁肉耳游虞山善趙汝

師孫齊之齊之有違言襍被不別而去終身呼其名

而不字也晚為梁谿孫少宰所重遂死其家少君家

蘭谿城東有敗田頃許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入

玉雪厨銅池。以此破其家。所居焚香掃地。名僧韻士。
樂為談對。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問之曰。我
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好潔不畏寒。遇泉
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室。以
護香氣。有索者。窗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長于鑿
古尤識舊圖器。款識胡孝甫藏。唐人畫金藤圖。後有
李陽冰篆書數十百字。何長卿不能辨。少君一見。知
之。過俗人輒云。我不識一字。口占詩使人代寫。善画。

雞鷲水鳥。芙蓉蘆藻。歲不過一二紙。求之輒不可得。
篋中藏一劔。自言得煉劍秘法。戒人勿令觸近。干犯
光怪。酒半撫鉄如意。欲盡碎天下負心人首。或聞人
詢。諱若為不聞而去之。自言少時多猛氣。辛暴相加。
不勝忍。輒以指錐握中。不覺忽然仆地。用是二十年。
抹檄其不平。其彊力忍詢。皆此類也。為兒時父不用。
經史課習。獨授杜詩一編。長好孟襄陽。常蘇州讀離
騷。老莊爾雅。茶經諸書。畧涉大旨。自言曾得落葉識。

心酸一語三年不得上句。客泰州寒甚得寒風如絮
敗足成之。生平所得贈遺卷軸甚富。獨喜京口陳從
訓僻意少人會。好懷多自憐。二語以為真賞。其歿也
錫山鄒彥吉誌其墓。滿紙塵俗。余嘗戲論此亦少君
好潔少可之報也。

王龍字履吉。長洲人。為人高朗明潔。砥節履方。風儀
玉立。舉止軒揭。雖聲名振疊。而蘊藉自將。少受學於
蔡羽。居洞庭三年。既讀書石湖之上。二十年非歲時。

侍省不數。入城過佳山水輒听然忘去。或時偃息長林豐草間。含毫賦詩倚席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意。長於書法。國朝善書者推允明而寵次之。初與其兄履約並有時名。履約舉進士官至都御史而寵每試輒斥。年四十終。然世之知履約者不知其知寵也。羽字九遠。為文奧雅宏肆。詩澁滌曼靡。一歸雅馴。晚更沉着。而時出竒麗。見者謂李長吉不過也。羽大悔恨。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今為李賀耶。吾愧死。

矣。

朱逸，秦州人，樵夫也。樵柴易麥糲，擇精者供母，其糲糲以樵。一日過道，學王東崖閣行吟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東崖謂其徒曰：「小子聽之，人病不求耳。」逸因附牆竊聽，講論訖，樵去以為常。東崖弟子宗姓者，顧謂之曰：「諗子樵志甚苦，願奉數十金為子生理，免樵作勞，且得日夕相從，商切幸甚。」樵曰：「子非愛我者，力却之。」

韓樂吾陶人也。從學於朱逸。死從東崖仲子璧。三紀尚鰥。壁屬門徒。贖錢為婚。既娶。出婦篋中裙布。分給所親。與約曰。吾不梁鴻。非若夫而不孟光。非我婦所至。誨誘人善良。以千數。每秋穫。畢群弟子。班荆跣坐。論學數日。興盡則挈舟別聚。徧講如前。舟中與弟子賡鳴。互詠自得也。嘗與諸公講學。有談及別務者。輒大噪曰。光陰有幾。作此泛語。或稱引經書相難。則又大恚曰。當下不理會。却此訟陳言。

陳鶴號海樵山陰人鶴生而穎悟絕群年十餘已知
好古買奇書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以例襲祖世官
百戶山人固不喜握鞭鞞弓矢以自匿其芒角負生
平一旦鬱鬱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為醫
久之洞其旨則自為診藥凡七年而病愈而棄其
故所授官着山人服豐頤美鬚髯眉目如畫見者疑
為神仙中人善談論詎諧其言一氣萬類儒行玄釋
凌跨恢弘既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古詩文若

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間出己意。工贍絕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歎越曲。綠章釋梵。巫史祝呪。擢歌菱唱。伐木輓石。殫辭儺逐。侏儒伶侶。萬舞偶劇。投壺蹴鞠。博戲酒政。陶籌禪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滕吹。口誦而手奏者。一遇興至。輒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于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賢豪貴介。若諸家異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

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窮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值山人飲。旅者行者。舉爵持俎。載筆素以進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為一擲累幅。或數十丈。各慙其所乞而止。而往復箋札。援酢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襟陳燦然。畢舉。於是軒蓋並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叩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未起。或時就

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
雄談濶視雜以嘲詆無不氣折心醉內交而去蓋家
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為常嘉靖乙丑以故故人往
金陵四年谷死郡中有其別業者二一在瑯琊山曰
息柯亭一在羅坑坂曰曲池

陳松字晚翠六合人少為諸生有穎思已忽遇異人
挈之山中若數十日始還即棄去舉子業不治徜徉
狂自放家亦益落有一婢名曰墨奴有一羊酷愛之

俾墨奴手縻相隨。指搖側弁而哦於市中。或聚觀非
謂之不顧也。松故能詩。至是吟逾豪。凡歲時景物。欣
戚吉凶。觸緒引情。率以詩發之。詩斧、出口。謔傳以
俚語。取誹謔。然大致感慨高逸之旨。能書。字畫飛動。
邑遠近琳宮玄閣。亭堦障壁。往、多其題識。為時墨
奴為舉一子。漸苦貧。至不能為生。乃之鄧。鬻其子於
賈人。所既成質矣。松隱之甚。為長歌書州宇之壁。刺
史王出讀而悲之。呼松前。為償值于賈人。而自取其

子以歸松復北游梁魏如京師將至順德止郵舍題
詩牆間有山色三分猶白晝鐘聲十里已黃昏之句
亭長粹辟容曰太守來松踉蹌走已太守至讀牆門
詩而詰亭長故曰奈何逐詩人榜之巫物色松去
已遠太守惘恍久之太守濟南李于鱗也松又常游
商洛山行夜宿古神祠中四壁蕭寂惟銀杏一樹婆
娑覆檐為詩告神曰窮人捉筆叩窮神爾我不親誰
是親除却清風與明月眼前都是有譽人夜分神出

荅松詩曰。獨坐空山久。園中果皆落。何以共長宵。安
得村中酪。松瘡而異之。自是游皆落。無所遇。以因
終。

宋克字伊溫。長洲人。少任俠。喜擊劍走馬。尤善彈指。
飛鳥下之家。素厚藏。克用周養賓客。與少年飲博。遊
戲盡喪其貲。逮壯。見天下禁亂。乃謝去。酒徒將北走
中原。從豪傑計事。會道梗。遂歷游江南名勝。而歸家。
居以氣節自勵。衣冠爭慕赴之。有軍將麤橫甚。數毆

辱士類。召克飲。或勸勿往。曰。醜人也。克即往。坐上坐。為語古賢將事。軍將舉尊下拜。立起為壽。克伉直多辯。好箴切。家雖貧。其舊時喜事故在。致容尊賢。周旋不倦。時。急人困。有棲君卿原巨先之風。久之稍厭去。杜門學書。作張草法。一時學者爭效之。洪武初。為鳳翔同知。平時有不廣字昌裔者。仕沔陽同知。亦善草書。人稱二宋。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生元季世。博達古今。說德隱

時洪武初有司春祭城隍群吏先竊飲豬腦酒縣學
生發其不敬于奇與群吏株連就逮獄計以泥研墨
著草木出獄成之其曰草木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
以况其生而傷其言之立也其畫稽上下之儀星躔
之軌陰陽五行生克之運海嶽漫瀆夷戎希見之物
神鬼屈伸之理草木之變魚龍之尤律曆推步易衍
之大宗釋老孔孟之書而歸於六籍之緒野紀時事
失得荒兵苗異文弗避而義甚則平生所著又有範

通玄理。大玄本旨。齊東野語諸書。

虞原璠字叔固。瑞安人。博涉經史。永樂中以楷書薦。與修大典。竣事將授官。以母老辭歸。温州守何文淵時。乘小舟詣之。璠出迎。文淵曰。此地不容易到。璠答曰。此谷亦不容易來也。每相與辨難經史。商榷時務。各極歡去。一夕忽至。坐談久之。不覺夜半。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代也。璠遂出新醯。侑以蔬蕪。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同邑有李德基亦以善書。

應薦母老辭歸。文淵亦敬禮之。粟飯魚羹亦未嘗不飽。時語人曰。吾守溫州得瑞安。亦隱君子焉。

伍雲新會人。少軒整無與讓。所欲語輒語。既與陳獻章游。痛羊素習。約已以進。曰。不自樹不如死也。山南有大江。自以意為釣。艇置琴一張。諸供具其中。遇良夜。皓魄當空。水天一色。乘艇獨釣。或設茗招獻章共啜。悠然坐艇尾。賦詩獻章和。舷和歌。不知天壤之大也。後即所居北巖為巖亭。杜門息交。閱寂幽坐。別於

爲沙築草屋三間曰尋樂往來居之雲爲人薦孝嚴
先人重祀事凡有事先人之祀一門長幼無敢不虔
恭

張詩北平人自號崑崙山人初學舉于業於呂柟結
學詩文於何景明順天府當試士士當自負凡入試
謝輒使其家僮代之試官不許遂拂衣出乃一意爲
詩與翰林江暉馬西玄林林易廖洞野呂柟諸君子
交游倡和重於都下柟爲解州判後官南都詩兩謁

之道途所經得覽山川名勝古人之跡入汴見李夢陽夜宴瓶芝忽自墮以為拌行膠烏與夢陽各作芝拌行因送王廷陳歸夢澤窮夢郢之觀至汝南視何景明疾相守七月景明卒還北平所居一畝之宅擇隙地種竹每遇風雨飄蕭披襟流盼相對欣然命酌就醉興到跨一蹇驢信其所之雖中途遇風雨受飢寒必窮極佳山水而後及在武林與孫一元論詩一元自誇其青崖貼白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減曹氏

父子詩掉頭大咲一元為之氣奪詩笑謂座客曰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矣抗守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不惰不驕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所著罵鬼詰髮茂琳七子等文雄奇變恠覽者不敢以令人待之李中麓嘗戲之曰君書揭之壁間不獨驚人亦可以驅鬼也

孫宜字仲可華容人踰冠舉於鄉凡五上公車而五躓因不復應制自以家洞庭更號洞庭漁人呼之

漁人則應他呼之則不應。漁人父繼芳為提學副使，
薄有世業。漁人盡斥為園圃臺榭，購異書名畫古器，
寔其中而奇卉怪木環之。素嗜酒，乃益釀酒。客來過，
從者毋問貴賤輒留飲。輒醉，則不問客所法。遇
佳辰夕日，如之無事。間芻其斯億，及門人黎學元
劉世章輩遊石門玄頂諸湖山勝地，遇羽人縉流能
飲者，即傾榼釀共之。漁人既自命漁，又不為衣冠時
時與樵青釣童狎，亡異也。興至泚筆而書，所為詩奇。

逸飛動龍乳。鬱盤也。又自歌之。感激用壯節。奏頌。控雲停石裂。始恠以為貴人。或謫仙人矣。漁人所著詩文。為集前後凡六十九卷。

高徽字宗呂。侯官人。善屬詞。不樂進士業。每謂文至牽飾比偶。猶留鬚眉。以傅脂粉。無足學也。遂洗意。爵祿。結霞上之居。自號石門子。又號霞居子。善畫。善八分草書。家貧嗜酒。日酣飲。醉則狂呼放歌。醉甚即散髮赤脚。飄然舉舞。又自號攀仙。絲是孤潔一世。知名。

海內里有宋子者。與漱善。瘡一歲勿愈。一日漱造問之。疾強。移榻就堂相見。因飲之酒。酣。宋出素請畫。漱染筆寫菊數本。倒垂縣崖。香姿隱隱。有飄拂流動之狀。宋冷然踈爽。因再請。復寫奇石亭立。數竹凌空。蕭蕭數葉。風韻若有聞焉。宋躍起視之。毛髮俱竦。是日瘡遂差。時人為之語曰。少陵有佳句。不若鬚仙筆。

傅汝舟一名舟。字木虛。自號丁戊山人。一號磊老。閩

縣人方穎碧目小指有四印文年十四則誦黃帝姚
妣之書二十卻秀才學通天官堪輿涅槃老聃屬盤
雅秦漢等語而肆命之其古色蒼黝環竒處至不可
解與高澂並游鄭維之之門閩人語曰高垂腹傳脫
粟言斷中歌曲繼之且死遺言曰詩文妻子付高
傳二弟經理其氣誼如此中歲好神仙方外學增損
其姓名曰傳汝舟輕別妻孥不問生產澂說其事而
不能從之汝舟乃與吳航人劉企治竹筐食擔胡瓢

經武夷臨歸宗巖築土竈炊食留十日遇異人衣冠如聖儒不知其何許人也兩人視其膚革有雲氣數三典如數一二諸衍欽術施咸中文章教之曰仙術無旁但緣倫常兩人拜受其人忽竦身不見王道思序其集曰汝舟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而妻子不足畜也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々吟咏之工不能忘亦其才志所歛不能終歲而見之於此也

黃省曾字勉之。吳縣人。六齡好紉素。古文解通爾雅。弱冠與其兄魯曾散金購書。覃精藝苑。少舉鄉薦。嘉靖十七年當試春官。遠田汝成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果北上。來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稱於人。亦曰山人。汝成常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竹。上下如飛。可謂山足。日擊清暉。使覺醉飽。飯糲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

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古。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竒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為之大笑。勉之與孫仲可。一時齊名。有子曰姬水。年十四。補邑諸生。久之棄去。出入緇流。滅景收聲。所居環以竒卉異石。焚香獨坐。稍羸輒召故人。焚枯酌醴。

陳昂福建蒲田人所居所至人皆不知其何許人自隱於詩。性命以之。獨與馬公子用昭善。昂詩所謂天

亡我友者即其人也其後蒲田中倭城且破昂領妻
子奔豫章織草屨為日不給繼之以下泛彭蠡憩匡
廬山視陶令之跡皆有詩已入楚由江陵入蜀附僧
舟傭糞以往至亦輒傭於僧遂歷遍三峽劍門之勝
登峨眉焉所傭僧輒死反自蜀寓江陵松滋公安巴
陵諸處至金陵姚太守稍客之給居食久之姚太守
亦死無所依仍賣卜秦淮或自榜片紙於扉為人傭
作詩文其卷中人有小：慶吊持百錢斗米與之輒

隨所求以應無則又賣卜或雜以織屨而林古度與
其兄懋者亦閩人一日過其門見所榜片帑於扉者
色有異突入其室問知為蒲田人頗述其平生一非
之內席床缶竈敗紙退筆錯處其中檢其詩誦之是
時古度雖年少頗曉其大意稱之每稱其一詩輒反
面向壁流涕嗚咽至於失聲其後每過門輒袖餅餌
食之輒喜復出其詩泣如前居數年竟窮以死其子
倉皇出覓棺衣昇之中野古度兄弟急走索其集無

所得。昂手書五言合體一秩。其自序云。昂壯夫時
尤嗜五言。第家貧無多古書。得王右丞。即誦讀。右丞
得杜工部。即誦讀。工部間取其所中規中矩者。時或
一周旋之。又時或一析旋之。含筆腐毫。研精殫思。今
觀其五言律七百首。則昂之所學所得。實錄實際。盡
此數言矣。其云末一卷為排律。亦不存。蓋謝兆申云
昂有集十六卷。在江浦族人家。未刻。今刻其存者。以
次購之。鍾惺曰。明自有詩。而二三君子者。自有其明。

詩何隘也。畫地為限，不得入。自縉紳士夫詩的，有本末者，非其所交游品目，不使得見於世者多矣。况老賤侮辱之尤，如陳昂者乎。近有徐渭、宋登春皆以窮而顯晦於詩，皆遜昂然未有如昂之窮者也。予嘗默思，昂織屨賣卜，傭爨傭書，胸中皆作何想。其視世人紛藉，過乎其前者，眼中皆以為何物。求其意象所在而不得。吾友張慎言曰：自今入市門，見賣菜傭，皆互物色之，恐有如陳昂其人者，甚矣有激乎。

其言之也

石履書曰余傳隱佚而諸君子俱以翰墨詩文取重
當世烏在其為隱佚也蓋諸君子其經濟大才淪落
不偶聊復為之偶以藝見夫藝誠無所重諸君子也
諸君子能獨廢藝哉柄造物者不以日星之貴而薄
風雲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亦兼所重也已

石匱書卷第二百五

明 劔南張 岱著

妙藝列傳總論

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聖人立言以游藝列於據德依仁之後每為學者所疑余觀妙藝諸君子而知聖人立言之旨矣世人一技一藝皆有登峰造極之理至人必以全力注之及其通神入化必待天工又不全藉人力蓋使人着力不得不着力

不得服之習之。使自得之。故曰游也。若夫妙藝諸君。子皆以書畫得名。極其造詣。斷非淺衷。薄質之人。所能幾及。於是知藝與道合。人與天通。諸君子雖藝乎。而實進於藝矣。作妙藝列傳。

倪瓚字元鎮。自號雲林。漢倪寬之後也。世居無錫縣橋梅里之祇陀。所居有清秘閣。雲林堂。其清秘閣尤勝。前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性有潔癖。園中竹樹花卉。晨起必課美。

盥拂。葱蒨刺眼。每雨止風收。杖屨逍遙。咏歌自娛。賓
朋時至。笑語留連。竟日終夜。好客之名。聞於天下。瓚
為詩蕭散冲淡。時見氣節。作畫簡雅閒淡。遂入逸品。
嘗有夷人入貢。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
觔為贄。瓚令人給云。適往惠山飲泉。翌日又至。以出
探梅花。夷人徘徊其家。瓚密令開雲林堂。使登焉。堂
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壺。夷方驚顧。問其家人
曰。聞有清秘閣。可得到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

且吾主出不可得見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王紱號友石又號九龍山人高介絕俗沐黯公行金帛求畫謝絕之後忽作一幅遺其所學同官轉致之曰始以是塞黯公意毋言我為公也月夜聞隣笛乘興畫竹訪遺之其人乃大賈喜甚與我綺各二更求配幅紱却其幣手裂畫壞之紱有詩集行世王世貞稱紱畫竹為國朝第一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精繪事宣廟時徵進入京衆

工妒之一日仁智疑呈畫進特以得意之筆上進首
幅為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宣宗方閱
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此畫佳甚恨野鄙耳。宣廟
叩之對曰紅品官服色也用以釣魚失大體矣。宣
宗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放歸以窮死。後人始
重之。

杜堇初姓陸號古狂北澣人其界畫樓閣人物嚴雅
深有古意而山水樹石不甚稱足白描第一手尤擅

長花卉

夏景字仲昭崑山人以進士自中書舍人景進太常

寺卿直內閣詩文書法皆臻妙境畫竹石師王紱至

遠夷亦購之景兄昂字孟暢亦善書畫師高房山

洪武末為永寧丞謫戍雲南永樂中仲昭簡入中書

科習字上臨閱稱善仲昭頓首謝因言臣兄昂亦

能書召試稱旨命與景同為中書舍人時稱大小中

書又景同時有孫太守從吉從吉善畫梅花遠夷購

從吉梅花亦如購竹於果也。後來得果法者有未端。
吳偉字次翁，江婁人，少孤貧，善趙子甲。一日與趙甲
出，遇一道士，目異之，與之期東門大石上。兩反皆後
三期，乃得。道士刺石出泉，飲之曰：「二君去此，技當名
天下，遂別不復見。」偉後學畫，專十二科，山水、人物、蒼
勁入神品，名藉甚公卿間。憲宗召授錦衣衛鎮撫，
待詔仁智殿，偉好劇飲，命妓值其飲，或絃，向不飯，人
欲得偉畫者，則載酒挈妓往。一日被詔，正醉，中官扶

掖入踏踉行殿中。上命作松泉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成。上歎曰：真僂筆也。偉顛直有氣，岍其非人。雖薦請不應，即素昵一言不合，輒投研起其出入掖庭。奴視中貴人求畫又多不得。於是中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孝宗復，召見，便殿命稱旨授錦衣衛百戶，賜印章曰：畫狀元。偉思還楚，蒙恩賜祭掃武昌。數月還，次米石，有旨趣回京，賜第西街。逾二年，稱疾歸居金陵秦淮上。武宗復，使召之，未就道。

中酒死而趙甲者。塑神鬼像甚靈異。著名楚中。蓋當
刺泉時。偉先掬為多。趙飲少矣。

史癡翁者。名忠。字廷直。金陵人也。少不慧。年十七方
能言。忽通詩詞。畫山水樹石。縱筆揮寫。不拘家數。性
豪俠。不羈。負氣高抗。不謁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自
號癡翁。樓近治城。署曰卧癡。引客談笑。呼盧其中。酒
沾唇輒醉。則搦管為新聲。樂府必數十曲方止。有
愛妾玉仙。解音律。癡求兩京絕手琵琶。張六授以南

北曲自度新詞使按拍歌之常自出遊不問所往卽
州湯指揮慕瘞名過訪徑携手登舟往游下邳家人
不之知也女并當嫁壻家貧不能具禮詭詞誘之觀
燈與其婦送之壻家大噉而去常訪沈石田於吳川
沈他出堂中有素絹潑墨成山水不通名姓而出石
田曰必金陵史瘞也要之歸留三月而別石田為題
其像曰眼角低垂鼻孔仰露傍若無人高視濶步玩
世滑稽風顛月癡灑筆淋漓水走山飛癡見而喜曰

石翁為我寫照也。年八十餘，精強如少年，自知死期，預命發引，命親朋歌虞殯，相携出聚寶門，謂之生殯。至期無疾而逝。

周臣別號東村，吳人，所得宋郭李馬夏法尤深，其用筆視唐寅較熟，持所謂行家意勝耳。唐母有應酬多，從臣磅礴始落筆，若臣者可謂外接文進者也。

徐霖字子仁，其先姑蘇人，徙金陵，七歲能詩，九歲能大書，善畫松竹花艸蕉石，長而斲，自放棄去舉子。

業精研六書嘗得篆法於異人李長沙見之曰此周伯溫之流吾不及也蔡快困於城東極游視聲伎之樂善製小令填南北詞皆入律棋酒之暇命伶僮侍女被其新聲都人競傳而歌之武帝南巡伶人臧賢進其詞翰召見行宮試除夕詩百韻及應制詞曲皆立就雅俗雜陳語多諷諫上屢稱善常午夜乘月幸其家夫婦倉皇出拜上命置酒家無供具以蔬笋鮭菜進御上大喜為之引滿酣暢而去已而

數幸其家。御晚靜閣垂釣，得一金魚。宦官爭買之，上大笑。去足落池中，衮衣沾濕。快園中有宸幸堂，浴龍池。紀其遇也。賜飛魚服。扈從還京，每夜宿御榻前。與上同卧起，呼為髯仙。將授官，禁近固辭。會上賓天而罷，歸里二十餘年。乃卒。年七十有七。子仁少從沈啓南游。江夏吳偉寫沈徐二高士行樂圖，楊君謙祝希哲為贊。文徵仲寄詩曰：樂府新傳桃葉句，彩毫徧寫薛濤箋。其為名流傾慕如此。

仇英號十洲亦吳人其所出微帝執事丹青周臣異而教之於唐宋名人畫無所不摹寫皆有藁本其臨筆能奪真米襄陽所不足道也嘗為人作上林圖人物鳥獸山林臺觀旂輦軍容皆臆寫古賢名筆斟酌而成可稱繪事特絕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長洲人文天祥之後也父林為温州守文章政事有名於時徵明少從游莊景受業吳寬被選充郡學弟子員為人廉靜靖

慎都御史俞諫甚重之。他日謁諫，曰：聞子貧甚，何以為生？徵明曰：貧矣，未甚也。諫止其襤衫，曰：何綻損乃爾？徵明曰：今日天雨，衣故衣耳。諫嘗造其廬，見其門前河涇曰：此河一通于登第矣。吾為子通之。徵明固辭曰：苟能登第，何必通河？通河必壞人廬舍。願公已之也。久之，林卒官。溫人合歛數百金為賻，固辭不受。溫吏士謂守死，庶而徵明為能，子因修故，却金亭以配前守。何公文淵而記其事。徵明初游邵學時，學

官以嚴厲束諸生。辨色而入。張燈而散。諸生或飲。呼
嘯歌。壺奕消。徵明獨臨。寫十字文。日以十本為率。
書遂大進。同郡沈周。博學善畫。徵明師之。得其髣髴。
益以神米。更出周上。而書畫名一時。徵明書。倣歐陽
率更。無蘇黃米三家小楷。尤精。復精八分書。李東陽
自負善篆。見徵明八分。詫為並美。畫則人稱其無有。
趙孟頫倪瓚黃公望之體。嘉靖初。巡撫尚書李充嗣
以徵明與故相劉忠同薦。會徵明亦以貢至京師。遂

授翰林待詔。可二年，一再上疏乞歸，不報。相一清與
手敬謀欲遷徵明官，徵明竟致仕。徵明雖游於翰墨，
乎生平所最慎者，藩邸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貴人曰：
此國家法也。四夷貢使道吳門者，望徵明里而拜，以
不得一見為恨。既見，亦不作一筆與之。其他郡國守
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慎溢，不能博其一赫，疏獨
貧書生與其故人子，若姻黨之窘急者，尋常得之，世
更以此重徵明也。築室於舍東，曰玉磬山房，樹兩桐。

於庭日徘徊嘯咏其下博習典故元末國初故家遺
老流風舊事從容抵掌歷如貫珠晚年衣紅絨衣
戴捲檐帽坐白紙窓下擁爐曝背劇談亶坐客皆
移日忘去其所善後進吏部郎王穀祥通判祝允明
太學王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其二子彭嘉群從伯
仁亦名能精其業年九十方為人書志石未竟欠伸
閣筆端坐而逝

沈周字啓南世居長洲縣之相城里父恒吉與其兄

貞吉竝精繪事。志尚高邈。家庭僕隸。悉通文史。周風格潔修。外標朗潤。內蘊精明。文學左丘。詩學白樂天。蘓子瞻兼有陸務視之體。書法黃庭堅道勁奇崛。其画不拘古法。率多自運。極其變化。或時草。點綴而意態橫生。画成必題以詩。人稱二絕。周事母至孝。父卒。便棄諸生業。或勸之仕。曰。君不知母氏以周為命乎。周屏跡城市。郭外置一行窩。每自相城至窩。則遠近相傳。沈先生來矣。舟闕河干。履滿戶限。乞詩乞画。

乞書隨所欲應之。即販夫牧豎無不得意去。然以母故亦不久留也。居吳中與吳寬都穆文林相交善。而王恕彭韶先後來巡撫。加禮之殊等。最後有曹太守者新構察院。成欲圖畫其楹廡。籍畫工。周名在籍中。隸攝之。周曰。毋驚老母。旦夕画不敢。後客曰。太守不知公何賤公也。謁貴游可勿往。周曰。往從義也。豈為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亡何太守入覲。銓曹問太守沈先生無恙乎。太守漫應已見。李東陽閣下曰。君

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寬方為少宰。太守倉
皇走謁。問誰為沈先生者。寬具語。周平生。太守曰。可
奈何。寬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
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東陽所。迂徧謫吏卒。
吏卒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沈
先生則已矣。汝輩不為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至
解。而先詣沈先生。

呂紀。鄞人。專攻翎毛。間作山水人物。厲志漢唐以來。

名筆。兼集衆長。弘治中入御用。監益造精詣。凡草木
花鳥。生意流動。泉石波景。點染烟潤。筆有化工。孝
宗朝傳奉。陸王錦衣衛指揮。應詔承制。多立意進規。
雖涉杜撰。而所存有在。孝宗嘗稱之曰。工執藝事。
以諫。呂紀有之。與紀同時者。有邊景昭。花果翎毛。有
精神刻肖。人以邊呂並傳。景昭浙西人。而廣東有林
良者。亦以善畫花果翎毛。官錦衣指揮。

陳淳字道復。以字行。長洲人。善詞翰。少年作画。亦學

元人為精工。中歲忽對酌二米高尚書寫意而已。其
於花鳥尤有深趣。而淺色淡墨久之漸無矣。予括於
花卉似勝。

陸治字叔平。別號包山。吳人也。生而磊落負文采。有
姿制。為故太傅王文恪鑿所識。異游祝文二先生門。
其於丹青之學。務出其胸中奇。以與古人角。一時好
稱之。幾與文翰林埒。治生平倜儻嗜義愛慕學士賢
豪若渴。富家兒齎重資踵門謝勿納也。家支硎。旁有

山水之勝。藝菊數百本。五色相鮮。佳客至。輒解衣伏
雌。斗酒。彌日夜不倦。有腴田數頃。忽盡棄之。構祠以
祀其先祖。而依焉。後老病卒。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自號枝山。又曰枝
指道人。允明天資穎絕。讀書目數行。下於古。載藉靡
不賅博。涵全茹古。發為文章。名譽鵲起。或當廣座。詆
笑雜運。援毫疾書。思若泉湧。弘治壬子。舉於鄉。王文
恪為主司。手其卷不置。曰。必祝某也。既而自喜。以為

能知人連試禮部不第除興寧知縣稍遷應天府倅
亡何自免歸卒年六十七允明性豪放好酒色六博
善度新聲少年歌習之間傳粉墨登場梨園子弟相
顧弗如也海內索其文及書贄幣踵門輒辭勿見伺
其游狎使僕僮女伎掩取之皆細載以去為家未嘗
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召所善客噉飲呼歌
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
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為怵芟資其歿也幾無以殮云

顧璘曰希哲超穎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粗咸貯腹笥有觸即應無論猥鄙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迥絕俗界效徐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見禮法之儒知交貴仕罕知其蘊王弼州曰天下書法當以祝京兆為第一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師秘監率更河南吳興行草則大令永師狂素顛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陽靡不臨寫工絕晚年變化出入不可端倪風骨爛熳天真縱逸真

足上配吳興。他所不論也。子績舉進士官布政使。刻其遺文曰祝氏慕畧。他書如祝子通。祝子襟。罪知錄。蚤衣浮物記。語恠。蘇材小纂。興寧志。野記之類。凡數百餘卷。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童髻入鄉學。才氣奔放。與所善張靈夢。晉縱酒放懷。諸生或施易之。慨然曰。使其閉戶經年。取解首如反掌耳。弘治戊午。舉應天鄉試第一。洗馬梁儲主試。還朝。携其文示

程詹事敏政相與歎息曰一解首不足重唐生也遂
因洗馬召致寅往還門下儲奉使南行寅乞敏政文
以餞己未會試敏政為考官同舍舉子關通考官家
人事累寅下詔獄掠問無狀竟坐乞文事論發為吏
寧庶人招致天下名士以厚幣聘寅祭其有異志
佯狂使酒露其醜穢庶人不能堪乃放歸築室桃花
塢與客散飲其中年五十四而卒寅不治生產既免
歸緣故去其妻每自恨故廢無所建立常感激言曰

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家無擔石。客
常滿座。文章風采。照耀江表。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
流才子。歸心佛氏。取金剛四句偈。自號六如道人。外
雖顏放。中實沉玄。人莫得而知也。少嘗乞夢九鯉仙。
夢贈墨一擔。自是才思益進。其學務研窮造化。尋究
律曆。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風
角。士遊太乙。出入天人之間。晚將成一家言。未竟而
歿。其於應世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

一班已矣。竒趣時發。或寄於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亦不盡其所至。祝允明有言。氣化英靈。大畧數百年。一鍾於人。予畏得之。一旦云亡。此其痛互如何。置知伯虎者。其惟希哲乎。伯虎詩少。喜穠麗。學初唐。長好劉白。多悽怨之詞。晚益自放。不計工拙。興竒爛熳。時復斐然。所傳有唐伯虎集數百卷。

文伯仁。文待詔猶子。少傳家學。而時發以巧思。橫披大幅。尤擅勝場。待詔次子嘉。作山水清遠。有雲林

筆意士林貴之

錢穀字叔寶。世為吳人。少孤。能自勵。喜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遍訪藏書家。就而讀之。且以餘能習繪事。筆法高貴。聲譽自起。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與校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有三國類鈔。南北史。據言。長洲志。及續吳都文粹。穀為人勁直。窄隘不能容人。即游于名士大夫間。能貌之以氣。語無私媢。容或稍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甲戌進士除南宮知縣歷御史叅議終陝西行太僕寺少卿子愿生七歲能作擘窠書十餘歲楷法王稚登二十四歲登第殿試策書法擅場主者驚異辛置榜尾罷官時年才三十餘先世席資鉅萬美田宅中泚水上子愿築來禽館在古犁立上讀書寫字掃地焚香不問家人生產四方賓客造門戶屢常滿鬻產奉客酒鎗替珥時在寶庫中晚年書名益重購請填咽碑版照四裔妹慈靜

善做兄書家僮戴祿亦通書法同里王尚書洽集于
愿書刻來禽館帖濟南風流文采幾與江左文董先
後照映李維禎序某集擬諸北齊邢子才云

周之冕號少谷汝南人筆法韶秀花鳥竹石氣韻如
生為國朝寫生第一手

石價書曰書畫小技也而能於尺幅間傳其人於千
百年之遠然後知書畫非小技也我明之畫小遊元
而元末之名手無不聚於我國初則是元末之名手

元不能有而又為我 太祖有之也嗚呼趙松雪宋
末名流不免為蒙古學士千古遺恨然則雲林諸公
元末高隱而及為開國名士詎不多幸也哉

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顛。顛曰：只
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衆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風大作，倏忽達小孤山，當中流，江
豚戲水，顛者曰：水怪見前，損人多。帝怒其惑衆，令
投之江。久之，衆與俱來。上曰：何不溺之？衆頻擲之
入水，不濡。帝乃更與同食。罷，顛整容振衣，若遠
行狀，趨近帝前，曲腰伸頸，謂帝曰：爾殺之。帝曰：
且未殺，姑縱汝行。顛遂去，莫知所之。帝既之天下，

至洪武癸亥有赤脚僧詣闕自言於匡廬深谷見一
老人使我来見 大明天子言國祚事須面奏 高
帝恐惑衆不令見赤脚守闕下四年 帝不豫外奏
前赤脚僧為周顛仙及天眼尊者送藥至 帝引見
進所持藥曰溫良藥兩片溫良石一顆其方以金盞
盛水磨藥飲之周身肉內搐掣當夜病愈藥甌內乃
聞菖蒲香醖底有丹砂沉墜鮮紅非世有者赤脚僧
竟去 帝遣人往廬山跡之杳然忽一道士語使者

曰周顛在市中與天服尊者奕棋急往果見二人奕
使者致朝命殊不顧再三懇之乃賦二詩使持以獻
使者出門迴顧寺無有也遂以二詩復命二詩如識
緯不可讀大約言國祚也高帝自製顛仙傳甚詳
刻樹天池寺中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號鐵冠道人精太極數學隱
幕府山與人言避兵處從之者多獲全壬寅鄧愈薦
召至高帝問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

民自此蘇息否。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廬舍焚燬必盡，惟存鉄柱宮一殿耳。後指揮康泰反，果如其言。帝寵異之一日，言大臣將有變，宜防之。平章邵榮伏甲北門，欲為亂事，覺伏誅。癸未

高帝祭山川百神于覆舟山，問中曰：此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重，似拜似舞。祭畢，帝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又言省署內有震驚，城中亦擾。援但於帝無傷耳。會忠勤樓災，藥砲藏樓中，怒激

如雷。內外震恐。高帝伐偽漢。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日獲其首領。帝命中從行。毋次孤山。無風勿能進。中曰。臣習洞玄法。當為祭之。祭畢風大作。遂達彭蠡。大戰康郎山。帝遇春深入虜舟圍之。數匝。謂必死矣。中曰。勿憂。亥時自出。果如中言。壬戌陳友諒死。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亥。僅五旬耳。偽漢圍豫章。帝問何日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報至。乃是月乙酉。後日官監美曆。是月差一日。政

在丙戌解去也。奇中如此一日。高帝問中汝能先
知。試言我國祚。願直述毋隱。中口誦數十句。中有戊
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至辛除驗矣。餘不
敢傳。後結廬鍾山下。京國公藍玉携酒訪焉。中野服
出迎。玉不悅。因出對曰。脚穿芒鞋迎客。足下無禮。中
即以所持盃應云。手執柳瓢作盃。尊前不忠。盃預知
玉叛逆。隱語嘲之。朔日竟去。

貝國器海寧人有異術。弟子欲學之。不傳也。乃俟其

遠出開筍竊其書見國器在筍中吳无與鐵冠道人
游白下同宿傳 高帝微行假榻馬無枕斗國器
夜起視天曰帝星臨斗 帝昂首聽之鐵冠曰尚離
尺餘 帝太驚明日召二人至問以國號年號所對
皆 帝心所定者益異之因忽不見

張三丰者遼東人也一名張邈過身長七尺丰姿魁
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鬚如戟頂中作一髻手持
方尺寒暑惟一衲一蓑笠靜則瞑目向日一啖升斗

輒盡。或三五日一食。或辟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卧雪中。熱氣蒸出。駢鞠如雷。洪武初。至大和山。修煉結庵玉虛宮。菴前古木五株。師栖其下。久則猛獸不距。鷲鳥不搏。人益異之。道士丘玄清遇之。請為弟子。一日拂袖而去。不知所之。文皇帝登極。命給事胡濙致書。偏訪名山。不獲。後寓德安太平山。與山下人宗憲者尤密。其童子常從之游。童子曰。張嘗出游。必予偕往。但令予閉目。余一日開目竊視。

乃空中也。三丰聞之不樂，遂遣童子辭去。父老登山為別。三丰揖衆使坐，旋下山取火去四十里頃刻至。又市豆腐一筐。三丰曰：此筐唐邑西關王媪家物也。父老為我運之。問王媪，三丰市豆腐，政是日午時也。唐邑去太平山，往迤百四十里。父老異之，回覓三丰，不知所在。今石塌藥碾猶存。

曹義山者，瑞州上高縣人也。世居縣十五里胡盧石畔。開卜肆於縣南三橋埠，有替而丐者，日過肆。義山

必禮而與之語。或啖之菓餌。久之丐者告山曰。明日
有三人共一日者。有異術。君至叩之。明日果有渺一
日曳杖導二瞽者過肆。山跡之拜於縣北之鷓鴣洲。
一瞽者曰。當以小撓為誓。遂以其書授山。携山至沙
中偶坐。畫沙指訣。盡其秘妙。其書名銀河棹。山後占
卜如神。紅巾亂。山卜之。詔邑人預避。紅巾賊到肆掠
無所得。詞知山預卜。恨欲殺之。去匿山中。得免。遂不
復行其術。藏其書於胡盧山洞中。臨終謂其子曰。某

月日有劉姓過吾家取書界之戒不可泄。屆日青田劉基至高安。經山家其子如山言授之基得書大喜。益自負無志仕宦。遂棄官歸。隱青田山。高祖使聘至始出。

胡日新金華人。精星學。高帝克金華。召見。推帝造曰。將軍當極富極貴。又推諸將校。或公或侯。帝惡其獨不言官職。胡請屏左右。曰。極富者富有四海。極貴者貴為天子。帝大喜。洪武四年。召至京。欲官。

之不受。予之金不受。問欲何為。對曰。弟欲得一符。以游行天下。高帝遂書其扇曰。江南一古叟。胸中羅星斗。許朕作君王。果應仙人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持此一握扇。橫向天下走。識以御璽。遂去。過游十二年。始回。對妻子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就死。妻勸阻之曰。數定矣。不可運也。入見後。帝溫諭遣回。適藍玉北征歸。今日新推之日。新曰。公當封國公。但七月中。某與公同被難。玉果得封涼國公。遂驕同。

列尋被發其不軌臨刑嘆曰早聽日新言不受封或
可免帝召日新問曹許玉封公否對曰有之曹言
其禍在七月中帝曰爾命盡幾時對曰臣命盡今
日酉時遂被戮

光緒二十九年冬間略作對日新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當元亂而隱祝髮入縣之葺菴
堂後避地會稽山中王慈谿定水院以不能見母作
空院之東澗取陳尊宿之故事名為蒲庵以示思親
之意後主郵之天寧寺及抗之靈隱寺太祖聞而

徵之大會鍾山并座說法辭意剴至聞者驚省來復
禪源妙悟教部精探任道德為住持做文詞為游戲
其文濃麗演迤森嚴整暇詩清朗橫逸有塵外思一
日召見賜膳上詩稱謝有金盃蘇合來殊域自慚無
德誦陶唐之句太祖大怒曰詩用殊字謂我反未
邪朕德不陶唐也無而誦之慚自心邪未復玉筋双
垂圓寂丹墀之下

徐天明不知何許人上書言國家災祥修短之數

高帝惡其妖言。惑衆。問曰。爾自知死所乎。對曰。臣當死於緋衣小兒之手。帝歎令一老千戶衣青者。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姓名。乃裴嬰。蓋所謂緋衣小兒也。

冷謙字啓敬。湖湘人。國初為協律郎。郊廟樂章多其所撰。嘗有故人貧不能自存。求救于謙。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贏金二錠。可以資助。但勿多取。多取吾與汝皆不利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

人敲門。忽自啓入其室。金玉堆垛。其人恣取以出。而遺其路引。他日內庫失金。守藏吏獲路引以聞。上有其姓名籍貫。執訊之。詞連及謙。因并逮謙。將至城門。謙謂逮者曰。吾死矣。安得一甌水以解吾渴。守門者以瓶汲水與之。謙飲遽以一足插入瓶中。徐又進其一足。舉身漸隱入。逮者驚。惶曰。若然。吾輩死矣。謙於瓶中應聲曰。無害。但以瓶至御前。吾自有說。逮者昇至御前。具告以故。高祖呼冷謙。瓶中應曰。臣

有。高祖曰：汝出見朕，譙應曰：臣有罪不敢出。高祖怒，擊碎之。隨手拾瓶屑，片：皆應，終不知所在。後高祖按籍，錄庫中金、米、蠶、二錠，益異之。

金箔張者，山西平陽人多幻術。高祖聞之，召至建康，問汝有何術？對曰：臣無他術，僅能植頃刻蓮花。及瓶中出雲為戲耳。命為之。張於袖中，取出鐵瓶注水，書五符入其中，用火四灸，瓶中氣出如縷，漸滃成五色祥雲，淋漓布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須臾蓮開，花

萬柄鮮妍可愛。剪紙為船置水面。張乃跳船上。唱採蓮歌。東風汎汎。為樂。高祖喜大笑。忽失所在。蓮花與舟俱不見。帝亦不之追也。

于梓人者。湖廣武崗人。其父夢梓撞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巧。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人名之。及長。有雋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

若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
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俛耳帖尾隨行
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
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去。尋為部民告訐。以為妖
術惑衆。詔逮梓人下刑部治之。數月瘐死獄中。棄
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聞扣門聲。問為誰。荅曰我
梓人也。家人驚以為鬼。梓人曰吾以間逸去。云死者
詐也。家人驗其衣縫。及日下影。乃信以為人。梓人不

自晦匿。日與故舊游宴。或泛舟不用篙櫓。舟逆水。自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仇也。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案。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繩一條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峰道人。詞翰道逸。可觀。有吳氏藏其游泰山歌一紙。人嘗見之。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鑄。宋末進士。元兵壓境。鑄不屈。死烈火中。其家十七人聞變。俱赴水。有沈朱二僕。

保其遺孤。珙少游海上，遇異僧，別古崖於洛伽山，奇之。曰：公眼光如電，當以術顯。吾將授公，因布黑赤豆，暗處令仰視，日至眩，縣五色絲縷，使隔窻映月辨別，皆得之。乃授之相術。其法占者至候三鼓，或五鼓，燃炬對坐，燭視其形狀氣色，更叅以所生年月，百無一失。珙在元時，已擅名天下矣。珙為人占，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觀其形氣，然後斷以吉凶。珙於九流百家，莫不涉究，好為歌詩，酒酣擊缶，仰天豪吟，所居鄞

城西屋前後樹柳自號柳莊洪武初見姚廣孝嵩山寺曰公非直名緇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應選入燕谷言珙燕王：隸珙尺籍中託取之與其子忠徹俱至王選衛士九人與操弓矢襍入酒肆拉之飲珙前引王裙長跪呼殿下九人者哂曰妾也珙言益切王起入宮召珙曰問者何以知吾王也對曰殿下操弓矢肆中臣望見殿下手皴而瘦龍掌也因凝諦良久稽首曰殿下年四十髯當過膝必為蒼生真主坐致

太平二十餘年。王悅留珙過。列較散卒。往許以公
侯大臣。王恐其語流聞。遣還鄉。即位。召入見。官太常
丞。授忠徹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既營北京。父子扈
從。出入禁庭。立儲之議。帝意有所屬者。累年。使珙相
仁宗曰。人主也。相宣宗曰。天子萬年。於是竟定。而
忠徹初在燕府。燕王宴北平諸將。使忠徹執壺視之。
宴畢。言燕王曰。不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為面方
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擁腫。早肥。而氣短。耿獻頰骨。插

鬢色如飛火。景清身短。聲雄皆當刑。其後永樂中人
言楚王子重瞳者。密遣視之。還奏無他異。從征北虜。
所言皆驗。仁宗為太子時。忠徹言太子前不遜。及
即位。欲誅之。得夏原吉諫止之。宣德中。言上前七日
之內。宗室有謀上者。果報漢王反。其他游諸公卿間。
往。有紀其事者。珙有孝行。性抗直。能輔人以義。忠
徹外雖如父。內險陂。太宗使相群臣。與有隙者。乃
言其短。正統中。坐矜傲下獄。忠徹仕終尚寶卿。年八

十餘卒。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成祖北征與

袁忠徹竝從師。忠徹以相仲和以占。上至漠北不

見虜。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當從東南來。王師始

却終必勝。召忠徹對如之。上並械二人以待驗。至

日中虜不至。對如初。頃之虜大至。上登高督戰。東

南却。總兵廣率精兵砍馬足稍退。已疾風揚沙虜竟

引去。上欲夜旋。仲和忠徹曰明日必款。整而待之。明

日虜酋來詣曰不知乘輿至是上喜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北伐仲和老矣學士曹鶯問之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矣仲和曰紫微垣諸星動諫無益曰可奈何仲和曰盍先治內曰邨王監矣仲和曰不如立儲君土木既敗虜集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曰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石亨入援虜遂退仲和退朝有衛士從之相辭回請之曰家中方喧請返衛士返妻與妾閔或問仲和公

曷知之曰彼時闕鵠在屋上也。

全寅山西安邑人少慧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正統中隨父清之大同。英宗北狩令大同守闕。裴當問寅：筮得乾之後寅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決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幽也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曰赤奮若浸在

午：色赤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下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是其候乎。英宗心誌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石亨召寅筮曰：虜無能為，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議不決。寅勸石亨協謀於于少保迎駕。至以。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景帝怒，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

忠冀得大富貴。莖寅所寅佯若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奈何。忠大懼。即訊時。乃佯狂為風狀。言供養真武。得通報如此。事乃解。丁丑正月壬午。駕出南城。復大位。盧忠伏誅。欲官寅力辭乃止。英宗乾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莖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父清以指揮出蒞徐州。詔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亨大貴。幸寅每莖戒以持滿。亨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

寅語不及私。大抵柳邪與正。極人顛危。年九十卒。

金姬姓李氏。名金兒。章丘人。明敏妙麗。誦經史仙佛。百家書。父李素得張明遠之傳。精於鑿卜。悉以其術授之。遂極玄妙。言禍福皆響應。張士誠之亂。舉家被俘。金兒未及笄。侍偽太妃曹氏帳中。以卜藝見。知士誠據高郵。為元丞相脫。所圍城垂破。金兒卜之。為當固守。敵且退。更二夕。當冬忽聞殷雷。夜起。賀曰。陽氣發。城中明日可以戰矣。登樓仰視。良久曰。龍文虎

氣見我營上急擊勿失俄報脫：削官爵鐵甲軍皆
散去遂開門縱擊大破之術既屢驗號稱姑：其父
母皆受重賞乙未士誠將遣兵渡江窺姑蘓問之姑
以為江南不可居且有患以隱語託為詩諷不悟
遂取常熟破姑蘇改為隆平府三月士誠移兵赴之
召問金兒引古今興衰善敗大計以對曰入吳之後
方將為國家深思耳姑見士誠驕橫每為高論動之
久不敢犯及是冊為金姚曰事成進為妃次皇后下

姑知不免往辭於曹妃出而拜謁祝天須臾閉目奄然父母驚赴抱起之已絕矣士誠塋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幾大明兵至士誠屢敗思金兒言加封僊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誠妻劉氏夢姬泣曰國家舉事大錯難為計矣他日又夢姬撫士誠二子曰有不測當陰祐之姑蘇被圍將破劉氏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潛行如塋所則先為亂兵所發屍已蛻去惟衣衾存焉掘其旁珠玉尚

在。盡取還章丘。二子長冒李姓。洪武末。其季卿薦赴
都下。母誠之曰。京師某所有盲母八十餘。可密訪之。
猶在寄聲。我猶無恙。速報我。如其言得之。盲母聞聲。
捫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聲之似我弟也。國亡幸
留此孽。敢不畏死來此耶。即擁出。拒其戶。蓋姆即士
誠姊。得赦不死。當時預聞。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稱疾
歸。其子孫至今。逾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
金鷄墩。蓋訛以娘為鷄。遂妄言下有金寶。其氣化為

鷄時夜鳴其上云

邵道人蜀人年七十餘始至慶陽周家築土被衲晝
夜露坐郡中諸少年爭事道人為弟子道人不開言
率順指色授人亦輒心解為奔走輒當道人意道
人喜往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令張口噓氣即知病
人可活日諸弟子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
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呪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如不
可活即趨出病家問死期出指示日數輒驗道人不可

取謝錢。每歲正月始活一人。取尺布裏袖。完勿復取。病家有便飯。道人列椀案上。不問多少。盡飯。若加飯。更列碗不食。飯草惡。道人顧喜。更謝。造美食。不食。飯雜葷物。弟揀出葷物。終不欲。更造鄉野人聞之。爭入城。願觀道人飯。諸弟子。道人又喜。飯水。令鄉野人。椀水案上。無問多少。飲輒盡。冬月水冰。聞道人蒸問。澆。聲。頃之。肩踣面紅。汗下如雨。慶陽李氏患脛瘍。久不愈。問道。人答曰。此祟也。汝往聘某氏。謂其女。

醜將更聘。女慚死。此其崇汝。李大驚。伏地頓首請。奈何。道人曰。今過我三日。解矣。瘍米瘥。一日沐浴。別諸弟子。言欲去。設几三層坐其上。諸弟子夜登几旁守之。夜半霹靂隱。起屋脊。俄有戈甲士馬戰鬪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道人死矣。

戚瀾字文湍。浙之餘姚人。中景泰辛未科進士。除授翰林院編修。丁艱歸。家居三年。服闋。上京。東渡錢唐。風濤大作。有絳紗數百對。昭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

手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淵
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總者之九人皆下馬跪淵問曰
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應聲
皆散燈炬列江面如落星淵命舟人逐棹曰有事吾
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某時吾將逝矣及期
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皆碎
戈矛旌幟晃耀填擁百頃瀾卒在旁者彷彿車騎騰
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入空而滅後丘文莊濟

夫人自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翰林編修戚淵也。昔與丘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走報。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帆片櫓不存。可亟遷於岸。夫人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無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文莊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濟為文祭之。有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院名。念我冥來入夢哀。君惻。每吞聲。朝回坐

對黃封酒。悵嘆雞壇負舊盟。立祠鄱陽。倭著靈異石。
價書曰。先輩言神仙鬼恠之事。余多不信。及讀顏魯
公麻姑壇記。而心竊疑之。夫魯公鐵石人也。如烏爪
麟脯之事。其肯作荒唐之言。以誑後世哉。又自念神
鬼之事。亦莫須有。而至如戚文端之為神於鄱陽。則
又鑿。有據。夢寐影嚮。且呼之或出矣。雖然。余生不
辰。適當亂世。凡所謂不平不明之事。儲胸中。幾滿。使
無鬼神。則亦已矣。如信有之。則報應因果。頗多舛錯。

安得起鬼神而問之也哉。

尹山人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游南都。髮累歲忘擲。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為尹蓬頭。山人得邸寓。輒閉關。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月。而後起。居常不食。人饋之食。亦不辭。有戲之者。以匙四十餘碗。噉之立盡。有遺一擔瓜者。亦啖之立盡。南戶部員外李。遣僕至北京。上病疏。一日辰刻。山人見其僕於北闕端門前。曰命。

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午餐，山人報李曰：今發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急束裝歸矣。後僕還，數問果合人聞而大異之。某御史當仲秋耗磨日，命其隸召山人，隸曰：昨夜尹蓬頭在大中橋看月，兩鼻孔垂涕三寸許，殆死矣。御史曰：此內柱也，非涕。山人不死，曷往召之。隸未行而山人扣門曰：聞召故至此。御史驚異，南都一貴人之母敬事山人，數修供進衣饌甚虔。一愛孫病瘵將死，求山人救之。山人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我以太夫人遇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為爾一
救令置兩榻相附昏夜與少年足抵足用布纏數重
山人鼓氣轉運喉間嘯：有聲氣達湧泉貫少年足
氣熱如火少年遍體流汗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
其縛而少年蘇：有生色別用刀圭數服而愈洛陽
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諸縉紳奔走之山人知
其偽敝衣跣而往謁張見而叱逐之山人曰毋叱我
尔再者：忝同契與悟真篇然後來叱我張曰尔曉

得忝同契是何物。悟真篇是好吃的。山人張目朗音。
抽廣成壺丘廷歷度紀樞輿。稍論序柱下五千文。暨
內典華嚴楞伽。姚易艮卦爻象。三教渾合之旨。縱橫
千百言。洞筋徹髓。衆驚悚聽。始知山人之遠於玄學
如此也。一日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山人熟睡。謂弟子
曰。謹貽尔師青衣鞋。我不得待別矣。山人起見衣鞋
曰。黃山人不我遲。吾追之可及也。無何劉瑾謀逆。惡
山人私有詆斥。羅而戍之。關右山人至戍所。偶過鐵

鶴觀騎一鶴凌空去。

海上老人王士能。濟寧人。故無名。其曰士能。憲宗所賜也。初居海。後徙濟寧。生元至正中。至憲宗時。百二十餘歲矣。訪道雪山。見石林上。一老人披羶衣。坐卧。乾麪一囊在側。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其顏如嬰兒。士能拜伏。依之。數日。食盡。老人啖之。囊麪。大苦澁。乃採果藪自給。如此者三年。老人曰。子可語道矣。因授之術。士能還居其州一僻處。賴顏銀。

顏目光澄徹。左右手握固。日啖棗三枚。水一勺而已。
濟寧指揮王宣。故海州人。訪得其世。曰五祖嘗言先
世有叔祖。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殆是乎。詢之盡合。
指揮朱顯。因疏於朝。憲宗勅守臣載至京師。予之
寶鑑。而賜以名。

赤度子不知何許人。嘉靖間至薊州。曉長生術。自不
記其年。彷彿道幼時事。大都皆宋末語也。言幼時携
其妹。嬉于里門。誤傷妹額。懼母責。遂脫去。遍游江湖。

間逢異人授以秘訣。自是遂絕食。或赤身卧深雪中。去身周數尺。無片雪沾被者。亦或言時事。頗中。但嘻
嘻無思慮。以故人亦喜親近之。世廟聞其名。召之

不至。州吏縛置篋中。肩送靈濟宮。老人身不挂一絲。第跨前後。遮片羶。時卷足端跪。以踵抵谷道而坐。兩手握固。或時屈指。若數一二。常自語。似有所對者。既至靈濟宮。中貴膜拜。日百千人。老人目不一視。或掀髯大吼。衆莫能測。世廟賜錦禪衣。使被老人身。老

人起自顧微髮尋裂去之中貴有所施錢置老人前
不即麾去旋收而散之丐者世廟時崇信玄教陶
真人等最寵幸常來問老人秘術且要之見上老
人睨視不答強之再三老人遽立掉足欲行顧陶曰
吾見上不難弟難若耳陶曰何難我老人曰汝道
云何而以罔上上倘見問不數語若無死所矣陶
真人等大驚相顧失色乃為言於上而歸之其所
居地近邊常卷踵而坐於門有異僧過以杖叩之曰

咄。余何尚在此。老人默然。自後不復握固。拳踵矣。一日下階。忽退走。瞪目視天。拱手而立。弟子問何所見。老人曰。天兵過。八月間。臊子來矣。我不欲住。可設浴。浴罷而逝。時庚戌年也。老人死數月。而北虜入犯。猝至其地。弟子奉師屍。塔藏於居左。虜至。繞而呼之。相與入樊堡中。虜竟不能破。蓋老人陰翼之也。

黃建新。潮人。寓興寧縣東郊。家故貧。隱屠肆。口不言技術。或時露一二。成化中。長樂尉江璟署縣。流賊攻

城久建新以道法解圍。繇是知名。練廷爵者喜談兵。一日祭旗不開。走問廷新。曰：午有衣麻婦過子門。予大喊三。乃祭旗。開矣。祭畢必風雨。果然。繇人陳秀錦事廷新。盡傳其秘。推官王燝署縣。一日捕治秀錦。下之獄。秀錦不踰垣而風逸。燝知其得廷新術。併捕廷新。取二竹葉一挿鬢。一以授其子。父子坐肆中。捕人過其傍。無見也。既數日。曰：吾向以日不利。故不就捕。今日可矣。入跽露。墓下懷龍眼三。燝亦不之見。

迨吉時出龍眼擲壙前壙乃見之告壙云一百二十
日當乃可獲壙不許驅促之廷新出使其置炭七枚
燃七燈草而試之炭熾而燈草不焦曰弟往無禍也
吾則不往期未耳羅時雍者欲傳其術置酒邀廷新
覆盤殮使射之一一中鄰居道人為設醮歸廷新謂
其鄉人往候之以竹葉插道人門道人方晝寢鄉人
排門入不見道人惟見百雀自帳中飛出鄉人曰黃
先生誰我少頃廷新去竹葉鄉人見道人頽然床蓐

之上。一日呼其兒曰：吾嬸丘氏死矣，急往訊之。兒云：昨見之南郊，何以死？廷新曰：南郊正丘死所也。果然。廷新剛直落魄，不以法輕授人。或呼為黃先生，則不。唐曰：吾屠子也，以能自藏用，故不及於禍。

張落魄。嘉靖中來玉山縣，寄居王谷山，觀中自稱張落魄，飲酒數斗不醉，出入莫測。一日持磁碟入市，沿門擊之，以指畫壁，若有所識。後數日果大水浸壁，到所畫處，人始悟。玉人土音呼點為碟，打碟者打點以

避水也。去之日，口吐三束，以啖道人。王道陵道陵穢之，私以啖道童，瞬頃不見。道陵駭其為僊，令道童追之。甫一日，即至杭州。遇諸途，問曰：「余何能至此？」道童背出其束，化為數蝶而去。

岳壽山，句容人，丰骨奇異，落魄嗜酒，醉後顛舞，若不解人。世者嘗為里中攢造黃冊，及期莫措一字，里正督之甚急，一夜完，隱跡而去。但留數字筆管中，為家信。人始知其成仙也。後鄉人每遇諸途。

賀長不知何許人。正德間，鬻錫雲夢川，年百歲餘矣。錫鬻未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錫何資，未售何酒？笑不荅。居三十年許。一日謂隣人曰：吾將死矣。旦啓戶視之，但見空冢。

萬玉山，名福敦，羅田人。棄書出家，名道璣。邑令吳人召與語，大竒之。命蓄髮訪道四方。且歸，吳與為方外交。玉山身短精悍，善踵息陶煉，不嗽蒜麪，鹽酪深味。卅經旁通風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於壁繪竹蘭。

清逸有韻。其他譜琴擊劍蹴踘躡躑。種入能
品。語人禍福多奇。中間其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
矣。方外從游者。輒寄辱之以嘗其心。始授之不責一
錢。久之以霍山。青龍河有佳氣。往訪之一日。謂其主
人曰。靈鶴夜且至。倘予假寐。幸亟呼出戶也。是夜風
聲如驟。尾覽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群鶴集竹稍。仆
壓牆屋。呼玉山不應。入戶視之。正襟入滅矣。年九十
二。陶仲文嘗學於玉山。玉山謂之曰。不第養生可致。

富貴其後仲文貴世宗問何師以玉山對贈玉山清
微神霄演法真人

趙應童自洪武初人已見其乞食應城中披百結衣
繫瓢杖頭縣葫蘆出膏藥為人治病莫知其年也邑
中叟有九十餘者言幼時見童如是至今無異但髮
黑白不常時白時黑即剪留寸許不旬日即長尺餘
天雨雪坐其中丈餘無雪溽暑中向日卧不汗童日
居應城不遠出應城人遠出者輒見之襄鄧荆岳間

歸語人曰。吾見童某所某所。且與之語。顧童定不出。於是應城人異之。漫呼為趙神仙。嘉靖中徧辭市人。曰。吾行矣。居二日。龍虎山張真人以舟迎之。既至。求長生術。童無一言。居數日。真人怒鞭之。童遽死。出瘞棺。輕視之。惟一竹杖而已。

羅天祐漢州人。游長寧寺。若顛若狂。先知得失。嘗隱語書鄉榜。封以寄人。撒棘後。一名不錯。後入成都坐化。

卦和尚永平人居東陽山庵娶八妻皆死壽百六十
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訪者其人方出門即呼妻
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頃云再添米更有幾人來
無不驗一日語莊客曰某日有盜來劫至期可同伏
庵後伺之聞磬聲各敲銅錢器使皆散如是者數次
一日知盜來自避庵後坐最高處盜盈擔歸去庵百
步許眩惑暈方但旋庵外日出若被拘繫齊至卦前
卦張目視之群盜如夢得醒皆叩頭流血卦慰以善

言盜盡還竊物於故處。

為僊姑。名正覺。其先蜀人。世居石門縣之國山。生而有紅光紫芝之瑞。長好端默。諸女見之皆肅。起敬。一日登山。遇一姥。授草一莖。食之而甘。遂絕火食。求山中一穴居之。修道且十年。家人窺之。則見群蛇守穴口。樵蘇至。輒有虎咆哮其前。四方之人始知姑為真仙。杖謁庸王。姑應答如響。無不奇驗。楚華陽王致齋奉書。凡三迎之。姑曰。宗王不得出疆。而有事。朝制。

也。王意甚厚。吾當往。既至。王問道。姑曰。忠君孝親。道之本也。修身齊家。道之常也。清心寡慾。道之基也。王曰。敬受教。遂辭去。世宗聞姑名。命禮部尚書顧可學。致之。固辭。復使御史王大任促之。辭益力。大任身至澧州。為姑勸駕。姑不得已。往見大任。曰。聖天子訪求至人。及清微女道。惟姑其人。望鶴馭。遂北。姑曰。山野女人。乃溷聖聽。謂某至人。某何以當清微女道。今無紫虛元君。柳公代天宣化。不求賢士。乃索女流。史

而有書後世何觀大任廢然而返而明年世宗崩
姑於三教九流之言莫不涉貫人謂其再來不昧靜
中生明稱之曰瑞仙

卓晚春蒲田人生嘉靖間自號無仙子亦曰上陽子
人呼為小僊幼孤行乞八歲善算籌指掌上雖十萬
不爽言休咎事皆奇中初不識字十四能詩十六善
草書當道召之輒與抗禮有所得以施人時有善衣
脫卸下人持去不問也或邀請之少拂其意華筵不

赴矣。少時蓬跣。冬月獲霜。著黑麻布裙。背加青紗帕。子而已。或贈之緼。持之不服。霜夜必露宿石上。或日走浴溪澗。飲水十數甌。曰。漂我金丹也。有問陽何不用七而用九。陰何不用八而用六者。曰。合九與六十之有五也。問天有時壞否。曰。有生則有壞。子時一陽生。自子至寅而全。自寅至午而盛。自午至酉而微。自酉至亥而陽氣復生。此天壞歟。又曰。無極者如年之十月也。太極者如年之十一月。或問日烏月兔。曰。此

邠百之說也。問海水曰：此天地之精也。而淡者餘氣耳。有問其卽中事者，謂當大厄。甲寅歲託言北征過江橋，語人曰：橋石折，莆陽變矣。丙辰橋石折，壬戌賊陷莆城，後脫化杭州淨慈寺中。

俞震齋沙人，秘傳符錄，精五雷祈禱術。同時有黃天玄者，住持宜福觀，亦能此術。洪武二十年，閩中大旱，藩司召二人祈雨。既至，分東西立壇，分書朱墨二符。松約曰：吾二人雨當如其符色，乃以書符硃墨二研。

分枝水缸中。須臾雨至。一壇水黑。一壇水赤。時並異之。俞晚居其里之三官堂。一日有老媪來見。曰某山母龍也。行雨失律。天公怒。劫在日午。望法官相拯。俞曰能幼形小之乎。媪作蜺蜺。俞取枝盂中。覆以令牌。端坐俟之。須臾暴雨擊至。數通過。午乃息。俞曰去矣。龍出仍化為媪。拜謝曰。他日法官祈雨。媪當効力。於是每三年輒來一朝。歲六月初旬。有暴風疾雨。繇南而北。人曰龍姑朝俞云。

麻衣仙姑，汾州人。任氏，永樂初，不願婚嫁，披麻衣，隱於石室山。家人求之弗得。後有人見之，遂逃入石室中。有聲，如雷。其壁復合。歲旱，禱雨，輒應。或以淨瓶乞水，得水即雨。俗謂仙姑雨。

劉佛子，臨高蚕村人。幼學善，杜不置室。每春播種日，即絕粒茹菜。候成熟，乃粒。年四十餘，買耶村廣福。當後修煉悟道，嘗著屐攀柳樹，至其巔，倒首先下。以劔指樹，其實自墜。洪武中，積薪坐焚。里人藏其餘燼。

灾禱輒應。

簡雲顛不知何許人寓廣州。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役百鬼。與人游蒲澗。病日色太炎。曰卿無恙。吾能令雷師張傘。即瞑目為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請禱雨。則為壇奠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謂曰何以贈我。則曰贈君以雷公。因以指畫掌。使紫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雷轟然。有女病魅視之曰。老龜作

崇昨一番蠻侮我當令此奴捉之即呼叱四指須臾
一番人擁陰蹙踰垣入手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
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笈斥之去
而龜死魁絕

張皮雀一名道脩吳人體貌環異舉動無常師顛道
士傳其術宣德中常州大旱巨室重邀設壇請祈願
易之勿以為意寔折大樹藝其廩燼焉晝晦螳龍見
雨大注人咸收粟崑山復旱崑令來請則大加敬奉

期以三日雨果然人有疾者為噓氣治之即厲瘡覺
有以火逐之者應時愈遂過叢祠衆皆鼓舞祠神敬
甚皮雀嘻笑向之裸溺而去神下降言彼長道成不
敢較也嘗鑿而披紵絮服裝奇詭而丰姿映徹數人
其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皮雀故以名無疾
而逝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顛道士者胡道安吳江
人受青城太乙真文及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時
時佯狂惟所之故名顛道士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
醉叟歲一游荆澧間冠七葉冠衣繡衣高輿潤輻修
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一弟子手提一
黃竹籃盡日沉酣白晝如寐百步之外槽風逆鼻徧
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罷如初不殺食唯啖蜈
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
毒以供每出游隨而視者百餘人。有侮之者漫作
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藍中嘗畜乾蜈蚣

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有好事者召而飲之覓毒虫十餘種進醉叟大喜皆生噉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雞在醯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醉叟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最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與人言信口浪談事多恠誕每數

十語必有一二語入微詰之不答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闌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歸何處此行住坐卧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訊其故者叟終不答萬曆末年間常見之沙市後不知所往

道士不知何許人正德七年李文正東陽當國一日朝退政沉思休致被帶未及解有道士服紫玉環來見指東陽所服帶并自指曰爭如我環其能棄却入

山東陽曰久服無味入山須之歲月耳道士笑出庭中微吟踏劍飛去。

彭小仙不知何許人正德間固安縣南十八里之彭村忽一童子詣村長者言童子李請彭姓為長者牧自是牧三十年尚童不更長也每日中忽驅牛歸霍霍收場曝俄則雨。中忽拔欄放牛出俄則晴故村之人漸問童子以旱溢歲所宜畜植已漸涉休咎徵號之曰彭小仙有以妖聞于都捕者至童子謂其家

無恐。自為其給捕者。衆視者莫測所從。致則就繫。別其村人曰。百年後兵來。白旗下者生矣。去中道拾莖草。周于項。身首異焉。捕者以狀報人。迺收瘞村北頭。曰彭小仙墓。歲清明十月朔。祭掃節。人輒聞鼓樂聲。出是墓下。十年後村有人見小仙金陵道。叩所繇生。笑不言。歸相與驗其歲。一履耳。仍封而像祀之。兩晴禱焉。崇禎己巳。奴掠犯固安。憶小仙言者。望白旗下竄。旗書白旗都三周滿。機云周。薊人叛而將奴也。其

所掠偶無馘殺比去則縱還之

石匱書曰秦皇漢武望神仙而不得見高皇帝見此輩驚竒叠出只如庸衆人畜之而恬然不以為怪此真神聖卓識堪為萬世法乎而余獨恨顛仙諸人亦如李廣之生不逢時惜不逮秦皇漢武得一見之也然則神仙鬼恠亦尚有遇有不過哉

附張真人列傳

貴溪龍虎山道士張氏漢留侯後也自留侯九傳為

道陵建武中自江州令棄官入山修道。成出三五
斬邪雌雄劍二。陽武都功印一。授其子衡使世。相
傳。乃乘雲上昇。壽百二十。又三唐天寶中冊贈漢天
師。宋元皆尊其道官其孫子入明而有正。常者天師
四十二代孫也。歲辛丑。高帝取江西。正。常遣使上
牋。陳天命之符。乙巳朝京師。上召見之。腫樞電轉
法貌昂然。上曰。真天師苗裔也。既即位。正。常入見。
高帝曰。天豈有師也。授正一嗣教護國闡祖通誠宗

道宏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銀印視正二品設贊教
掌書等官為玄幕之佐於是天師稱真人矣陛辭還
山。上從容謂曰卿家世與孔子並傳卿立體之清
淨無為輔予至治賜白金十五鎰二年三月上將通
誠天帝特召入朝。上致齋三日御袞冕服親署御
名於章勅太常設樂手授正常章禮成錫金幣宴文
棲群弟子饗別館賞春有差明年封贈其父母是秋
上復召見問鬼神情狀更給掌天下道教事之誥以

寵之四年。復召至京師。弟子鄧仲修為輔行。賜食禁
中九年。上將以明年秋有事海岳諸神。遣使召。忽先
期至。命簡清修弟子。明年與偕來。既至。賜燕及金法
衣玉圭佩法器之屬。十年。率弟子入覲。宴午門樓。上
舉爵命酌。遂勅代祠嵩山。既事平。子宇初嗣。宇初嘗
侍。正當於天心水月樓。觀雲霧西北起。中有金扉洞
開。五色晃耀。護衛天神。金鎧仗森列之祥。洪武十二
年入朝。上諦視之。笑曰。絕類乃翁。明年授正一嗣。

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十五年召赴闕命建
玉籙大醮於紫金山十八年命禱雨神樂觀隨應永
樂元年金陪祀天壇五年命編修道教書明年命就
朝天宮建薦玉籙大齋有慶雲覆壇鸞鶴交舞之瑞
賜勅嘉獎七年命傳延禧法籙建延禧大齋五壇咸
有瑞應厚賜還山其冬手勅伴尋訪仙人張三丰明
年復以命之一日以印劍授其弟宇清書頌而逝永
樂九年授宇清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大真

人十二年命使詣山就太上清宮建金錄大齋七日
井龍見瑞十七年命治浙江潮患書鐵符戒弟子往
救水退遣使獎賚十九年召命修玉錄大齋休徵
尤多宣德中加封正一嗣教清虛冲素光祖演道崇
謙守靜洞玄大真人卒而正常嫡孫懋丞嗣嘗經山
澤或謂垂木前障請從間道懋丞曰行不由徑頃之
至烈風拔樹矣游華蓋山祥光夜現天燈星布洪武
中隨父入朝授正一嗣教崇修至道葆素演法真人

正統初。勅建天師府於朝天宮內東北隅。懋丞通儒
經。敏慧能文善書。嫡孫元吉。自正統至成化。累加正
一副教。體玄崇默。悟法通真。闡道弘化。輔德祐聖。妙
應大真人。元吉。檄雷磔妖。有法力。然為人淫暴貪恣。
屢殺人。以四十餘。莫敢問也。久而惡行滋甚。成化
五年。其族人留煥奏聞。命官勘寔械送京師。刑部尚
書陸瑜當元吉按凌遲處死。其妻子當流。其黨當斬絞。
因言元吉先世無功於國。無補於民。宜絕其廢封。籍

族屬徭役之無令印行符錄誣惑斯世并毀其府第
革所設管勾都目諸人上如擬論死禁絕印行符錄
犯者用重典然符錄卒不廢元吉亦獄嗣者玄慶博
學能文長詩畫成化中授正一嗣教保和養素繼祖
守道大真人弘治三年夏雷擊謹身殿柱建祈謝醮
於欽安殿有天花慶霽之祥九年朝廷遣中官齋勅
俾建保民大醮於太上清宮群鶴舞空卿雲凝蓋嗣
者彥順弘治中誥授正一嗣教致虛冲靜承先弘化

真人正德元年入賀。上召問卿祖非神仙乎。仙還可見。亦可學否。對曰。如臣學為神仙者。顧何足道。臣聞堯舜至今存。然則可學亦可見。願陛下慕之。做之五年。車駕南狩。或言牛首山後湖各有妖。召赴行在。除之。果見二妖。磔死。上悅。勅扈駕還京。嘉靖改元入賀。上賜問以清心寡慾對。二年加封正一嗣教。懷玄抱素。守默葆光。履和致虛。冲靜承先。弘化大真人。復賜加封勅書。十六年。禱雪內庭。有應。賜金冠。

玉帶蟒衣銀幣。明年命建金錄大醮於內皇壇。白鶴繞壇。卿雲捧日。賞賚有加。既還山。上遣行人持詔召之。稱卿不名。宅燬為作治。給事中黃臣諫曰。昔者樂已邪。憲喫酒止火。彥頤宅燬。陛下又安用治之上。不從。彥頤卒。詔如列侯例。錫卹典于永緒。世宗所命名也。嘉靖二十八年。誥授正一嗣教守玄養素。遵乾崇道大真人。嘉靖末年。以荒淫死。無子。隆慶初。言官言張氏惡得比孔聖。張氏之裔惡得與衍聖並封。

永緒荒天。人非真矣。死而無嗣。支屬必有請封者。乞
革去正一秉教等號。不許世襲。如從寬典。止請以提
點住持奉祀。巡撫江西都御史任士憑亦以為言。詔
革真人名號。以商明祥襲提點。

石匱書曰。王弼州曰。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病瘡於丘
社中。得呪鬼術書。為是遂解使鬼法。入鵠鳴山。自稱
天師。漢熹平末。為蟒蛇所喻。于衡奔走尋骸。無所得。
乃假設權方。以表靈化。生縻鶴跡。置石崖頂。到光和

二年遣信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衡為係師衡
于魯為嗣師以法惑亂天下然則今之所傳張道陵
蛇腹之餘食耳乃歷唐宋世掌道教繡玉繡傳遂與
宣聖之裔相終始不亦重可笑哉

利瑪竇列傳

利瑪竇者大西洋國人去中國八萬里行三年以萬
曆八年始至自彼國而抵海乃登大舶可容千五百
人者千人搖櫓茫無津涯惟風所之數萬里而達海

南諸國自海南諸國又數萬里而達粵西自言其國
廣大不異中國有七十餘國正北亦有虜防之亦如
中國之防虜有堅城火器弓矢內地雖城不必堅此
七十餘國各有主而不自尊：惟教化主其令能廢
置諸國主而俛聽焉教化主者起於齊民初有聖人
仁德者設是教嚴事天主天主者天神也天主有母
無父至今家：皆像天主母天主及聖人而祝之教
之所尊者三一天二父母三君而實來中國始知有

佛教言佛尊已不尊天不足事也其聖人亦著書此
吾之六經凡為諸生者須市數十金之書乃給而試
一書生須數月之力其俗凡讀書學道者不娶中制
科為榮耳中制科亦不必就官從此而往為耆舊耆
舊約有二三千人而推其中之薰德最高者為教化
主共輔之故教化主甚尊威福予奪生殺脫於口行
於七十餘國中以至長治而不亂焉俗三十始娶無
二妻雖國主亦爾無子則傳任家有三子者二子不

娶猶子即其子也。女多亦不嫁。亦以銀錢為用。玉石
非罕。不為珍。金錫以為器。國無盜。百年有一盜。以為
恠。而墮之。曆以節氣為斷。不數月。無占卜識術。好樓
居。以避濕。樓可走馬。旋而上。國主出。則人簇而觀。慰
勞之不辟。人國主亦藉教化。主以彈壓其國。教化主
雖官不婚。無內累。則私營寡。而徵求少。又夫持以多
賢。起於齊民。終於齊民。不公平。何之故。長為人所宗。
此合孔墨老釋。桓文為一人。而勢足行其德者也。且

婚配少生齒不繁於是少私寡欲而贍裕雖國主亦束於制無二色復何淫辟昏蕩之有哉俗自有音樂所為琴縱三尺橫五尺箴積中絃七十二以金銀或鍊鐵為絃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實以此獻天子又有自鳴鐘秘不知其術而大鍾鳴時小鍾鳴刻以定時候嘗言彼國人他無所長獨長於天文有器類吾渾天儀又有四刻漏以沙為之他尚多其數早起拜天願已今日不生邪心不道邪言不為

邪行、晚復拜天、陳已今日、幸無邪心、無邪言、無邪行、
久則蚤晚、願已、主如干善心、道如干善言、為如干善
行、如此不廢、著書皆家人語、竇始至肇慶、贛州復至
南昌、學漢音、讀孔氏書、故能通吾言、始未偕十餘人
死亡大半、自二十五離家、猶童子體、嘗為山海輿地
全圖、荒大比鄒衍言大地浮於天中、天之極西即通
地底而東、極北即通地底而南、人四面居其中、多不
可信、竇游南都、從禮科給引、以其天主像三及自鳴

鍾諸物來獻道經臨清為稅關馬堂搜而獻之。膺月入京師館餼於禮部禮部請冠帶之聽其自便不報。資亦自言幼慕道踰艾不娶無子非有他親惟聞聖化遠來得安插居已矣館餼非所敢望亦不報資用亦不之每市藥入一日輒與人言有丹術云萬曆三十七年死塋於京師其徒龐我迪仍居京師王封肅等散居南京淮安武林各以其教聳動士民從者甚衆南京禮部侍郎沈淮再疏論驅諸廣東後復散

居各地、聚徒如故、所著有西士超言數十餘卷、
石匱書曰、天主教盛行天下、其所立說愈誕愈淺、
山海經輿地圖、荒唐之言多不可聞、及所出銅絲琴、
自鳴鐘之屬、則亦了不異人意矣、若夫西士超言一
書、數詞陳理、無異儒者、倘能通其艱澁之意、而以常
字譯太玄、則又平、無奇矣、故有褒之為天學、有訾
之為異端、褒之訾之、其失均也、